



高士傳卷下

晉玄晏先生皇甫謐撰

明裔孫冲編采

四皓

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或在齊或在汲一曰東園公
二曰角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修道潔
已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
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
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
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以待天下
定及秦敗漢高帝聞而徵之不至深自匿於終南山

至高帝欲易太子吕后用張良計徵四皓今高車山
有四皓碑及祠皆漢惠帝所立即吕后使張良詣商
山迎四皓之處因名高車也

魯二生

魯二生者皆魯人也漢高祖定天下即皇帝位博士
叔孫通白帝徵魯諸生三十餘人欲定漢儀禮二生
獨不肯行罵通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
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而欲起禮樂禮
樂所由起積百年之德而後可舉吾不忍爲公所爲
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污我通不敢致而

去

樂臣公

樂臣公者宋人也其先宋公族後別從趙其族樂毅
顯名於諸侯而臣公獨好黃老恬靖不仕及趙爲秦
昭王滅臣公東之齊以老子顯名齊人尊之號稱賢
師趙人田叔等皆尊事焉

蓋公

蓋公者齊之膠西人也明老子師事樂臣公漢之起
齊人爭往干世主唯蓋公獨遁居不仕及漢定天下
曹參爲齊相乃盡延問長老諸生以百數何以治齊

人人各殊參不知所從聞蓋公善治黃老乃使人厚幣聘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遂推此類爲參具言之參悅乃避正堂舍之師事之齊果大治及參入相漢遵蓋公之道故天下歌之蓋公雖爲參師然未嘗仕以壽終

田何

田何字子莊齊人也自孔子授易五傳至何及秦禁學以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何傳之不絕漢興田何以齊諸田徙杜陵號曰杜田生以易受弟子東武王同子仲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梁項生等皆顯

當世惠帝時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菅床茅屋帝親幸其廬以受業終爲易者宗

王生

王生者漢文景時人也善爲黃老退居不仕與南陽張釋之交時釋之爲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劾奏太子梁王不敬文帝善之遷至廷尉及文帝崩太子代立爲帝是謂景帝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乃見上謝之景帝不過也王生嘗與釋之及公卿召會廷中立王生鞮解顧謂釋之爲我結鞮釋之

前跪而繫之既退或讓生曰獨柰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繫鞵乎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繫鞵欲以重之諸公聞之皆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摯峻

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也少治清節與太史令司馬遷交好峻獨退身脩德隱於阡山遷既親貴乃以書勸峻進曰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大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上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

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峻報書曰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愆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逸餘齒耳峻之守節不移如此二人自是各從所願遷居太史官為李陵遊說下腐刑果以悔愆被辱峻遂高尚不仕卒于阡阡人立祠號曰阡君

韓福

韓福者涿人也以行義修潔著名昭帝時大將軍霍

光秉政表顯義士郡國條奏行狀天子謂福等五人
行義最高以德行徵至京兆病不得進元鳳元年詔
賜福等五人帛五十疋遣歸詔曰朕聞福勞以官職
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令郡縣常以正月賜羊
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自是至今爲徵
士之故事福終身不仕卒于家

安丘望之

安丘望之者京兆長陵人也少治老子經恬靜不求
進宦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
上以其道德深重嘗宗師焉望之不以見敬爲高愈

自損退爲巫醫於民間著老子章句故老氏有安丘
之學扶風耿况王汲等皆師事之從受老子終身不
仕道家宗焉

成公

成公者成帝時人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
號曰成公成帝出遊召之成公不屈上曰朕能富貴
人能殺人子何逆朕哉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
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
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
受政事十二篇

宋勝之

宋勝之南陽安衆人也少孤年五歲失父母家于穀城聚中孝慕甚篤聚中化之少長有禮勝之每行見老人擔負輒以身代之獵得禽獸嘗分肉與有親者貧依姊居數歲乃至長安受易明通以信義見稱從兄褒爲東平內史遣使召之勝之曰衆人所樂者非勝之願也乃去遊太原從郇越牧羊以琴書自娛丞相孔光聞而就太原辟之不至元始三年病卒于大原

班嗣世

班嗣世世居京師家有賜書萬卷於是谷永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栢君山從借莊子嗣世報曰今吾子受仁義之羈絆係聲名之纏縛伏孔氏之軌躅馳顏閔之極義何以大道爲自眩也昔者學步邯鄲者匍匐而歸耳其行已持論如此遂終于家

張仲蔚

張仲蔚平陵人也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

嚴遵

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隱居不仕常賣卜於成都市日
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楊雄
少從之遊屢稱其德李強爲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
爲從事足矣雄曰君可備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屈也
王鳳請交不許蜀有富人羅冲者問君平曰君何以
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爲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
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柰何以不足
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
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
汲未嘗有足今我以上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餘錢

常有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
足邪冲大慚君平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
殺我身故不仕也時人服之

彭城老父

彭城老父者楚之隱人也見漢室衰乃自隱修道不
治名利至年九十餘王莽時徵故光祿大夫龔勝欲
爲太子師友祭酒勝耻事二姓莽迫之遂不食而死
莽使者及郡守以下會歛者數百人老父痛勝以名
致禍乃獨入哭勝甚悲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
以明自銷龔先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哭畢而趨出

衆莫知其誰也

韓順

韓順字子良天水成紀人也以經行清白辟州宰不詣王莽末隱於南山地皇三年漢起兵於南陽順同縣隗囂等起兵自稱上將軍西州大震惟順修道山居執操不回囂以道術深遠使人齎璧帛卑辭厚禮聘順欲以爲師順因使謝囂曰禮有來學義無往教即欲相師但入深山來囂聞矍然不敢強屈其後囂等諸姓皆滅唯順山棲安然以貧潔自終焉

鄭樸

鄭樸字子真谷口人也修道靜默世服其清高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子真不屈楊雄盛稱其德曰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振京師馮翊人刻石祠之至今不絕

李弘

李弘字仲元蜀人也居成都里中里中化之班白不負擔男女不錯行弘嘗被召爲縣令鄉人共送之仲元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不去刺史使人喻之仲元曰本不之官遂去不知所之楊雄重之曰不夷不惠居於可否之間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而去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勅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境不知所終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也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

以弗及也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檄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豬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其令聞之勅吏常給焉仲叔恠問知之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

嚴光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同光武游學

及帝即位光乃變易名姓隱逝不見帝思其賢乃物色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光也乃遣安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司徒霸與光素舊欲屈光到霸所語言遣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戒子道曰子陵素高汝宜卑禮下之光不起於床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痴今爲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痴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曰公聞先生至即欲請見迫於典司是以不獲光曰卿言不痴是非痴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

乃口授之以牀牘杖與子道削書之光曰喻數語乎子道曰書何太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霸封奏其書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卧所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而言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坐帝笑曰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建

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

王霸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立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見上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位於霸故梁令閻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去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以壽終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封脩遠伯

卒於北地鴻時幼遭亂世因卷席而葬後受業大學家貧尚節介博覽不爲章句學畢乃牧豕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又以身居作執勤不懈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十日而鴻不說妻乃跪牀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

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
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傳粉墨豈鴻所
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
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
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居有頃孟光曰夫子常欲隱
居避患今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
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讀詩書彈琴自娛慕
前世高士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
京師作五噫之歌肅宗求鴻乃易姓運改名耀字侯
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居臯伯通廡
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
之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
人曰昔延陵季子歿於贏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
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冢
傍曰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可令相近妻子歸扶風初
鴻友人京兆高恢字伯通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
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烏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
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
抗終身不仕

牛牢

牛牢字君直世祖為布衣時與牢交游嘗夜共講說
讖言云劉秀當為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果然
各言爾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丈夫立義不與
帝友衆大笑及世祖即位徵牢稱疾不至詔曰朕幼
交牛君真清高士也恒有疾州郡之官當先到家致
意焉刺史郡守是以每輒奉詔就家存問牢恒被髮
稱疾不答詔命

東海隱者

東海隱者不知何許人也漢故司直王良之友建武
中良以清節徵用歷位至一年復還通友不肯見而

讓之曰不有忠信奇謀而取大位自知無德曷為致
此而復遽去何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距良終身不
納論者高之

丘訢

丘訢字季春扶風人也少有大材自謂無伍傲世不
與俗人為群郡守召見訢曰明府欲臣訢邪友訢邪
師訢邪明府所以尊寵人者極於功曹矣所以榮祿
人者已於孝廉矣一極一已皆訢所不用也郡守異
之遂不敢屈時又徵為大中大夫遜不受詔名振天
下年七十六卒於家

臺佟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不仕隱武安山中峯鑿穴而居採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魏郡刺史執棗栗爲贄見佟語良久刺史曰孝威居身如此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正性存神養和不屏營於世事以勞其精除可欲之志恬淡自得不苦也如明使君綏撫牧養夕惕匪忒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身不見

韓康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也常遊名山采藥賣於長安市中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時有女子買藥於康

怒康守價乃曰公是韓伯休邪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欲避名今區區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遂遯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時乃備玄纁安車以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佯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脩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中路逃遁以壽終

摯恂

摯恂字季直伯陵之十二世孫也明禮易遂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以儒術教授涓濱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榮等自遠方至者十餘人既通古今而性復溫敏不耻下問故學者宗之常慕其先人之高遂隱於南山中初馬融從恂受業恂愛其才因以女妻之融後果爲大儒文魁當世以是服恂之知人永和中常博求名儒公卿薦恂行侔曾閔學擬仲舒文參長卿才同賈誼實瑚璉器也宜在宗廟爲國碩輔由是公車徵不詣大將軍竇憲舉賢良不就清名顯於世以壽終三輔稱獎

矯慎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慕松喬導引之術隱遯山谷與南郡太守馬融并州刺史蘓章鄉里並時然二人自謂遠不及慎也初葛龔久病長水校尉竇章移書勸龔曰過矯仲彥論昇仙之道從蘓博文談起世之高適馬季長講墳典之妙所謂喬松可與馳騫何細疾之足患耶龔報曰見斯衆賢足以忘疾釋愁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遁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爲政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欲先生

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
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爲箕山夷齊悔入首陽
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兔燕雀所
敢謀也慎不荅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
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燉煌者故當世異之
或云神仙焉慎同郡馬瑤隱於沂山以兔且爲事所
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任棠

任棠字季卿少有奇節以春秋教授隱身不仕龐參
爲漢陽太守到郡先就家俟焉棠不與言但以薤一

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
爲倨傲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置一盂水者欲諭太
守清也投一本薤者欲諭太守繫強宗也抱孫兒當
戶者欲諭太守開門卹幼也終參去不言詔徵不至
及卒鄉人圖畫其形至今稱任徵君也

法真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也學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
關西號爲大儒弟子自遠而負笈嘗數百人真性恬
靜寡欲不涉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
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

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
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
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凡辟公府賢良皆不就同
郡田羽薦真曰處士法真體兼四業學窮典奧幽居
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爲玄纁屈也臣
願聖朝就加褒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
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
吾既不能遜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
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而聞身難
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

師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
五年以壽終

漢濱老父

漢濱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
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
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者父耕不輟何
也老父笑而不荅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
人也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
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
王宰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

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温大慙
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徐穉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以經行高於南州桓
帝時汝南陳蕃爲豫章太守因推薦穉於朝廷由是
五舉孝廉賢良皆不就連辟公府不詣然於諸公雖
未嘗答命有死喪輒身自赴弔太守黃瓊亦嘗辟穉
至瓊薨歸葬江夏穉既聞即負笈徒步三千餘里至
瓊墓前設雞酒酌而哭之祭畢則去不見喪主後公
車三徵不就以壽終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少有名節同縣緱氏
女玉爲父報讎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
爲諸生進諫曰王之節義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
之子若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况在清聽而不加哀
矜乎配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鄉人稱之蟠父母
卒哀毀思慕不飲酒食肉十餘年遂隱居學治京氏
易嚴氏春秋小戴禮三業先通因博貫五經兼明圖
緯學無常師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病困
以身託蟠蟠即步負其喪至濟陰遇司隸從事於河

輦之間從事義之爲符傳護送蟠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家前後凡蒲車特徵皆不就年七十四以壽終

袁闕

袁闕字夏甫汝南人也築室于庭中閉門不見客旦暮於室中向母禮拜雖子往亦不得見也子亦向戶拜而去首不着巾身無單衣足着木履母死不列服位公車兩徵不詣范滂美而稱之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可謂至賢矣

夏馥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爲諸生質直不苟動必依道同縣高儉及蔡氏凡二家豪富郡人畏事之唯馥閉門不與高蔡通桓帝即位災異數發詔百司舉直言之士各一人太尉趙戒舉馥不詣遂隱身名山靈帝即位中常侍曹節等專朝禁錮善士謂之黨人馥雖不交時官然聲名爲節等所憚遂與汝南范滂山陽張儉等數百人並爲節所誣悉在黨中詔下郡縣各捕以爲黨魁馥乃頓足而歎曰孽自己作空汗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翦鬚變服易形入林慮山中爲治工客作形貌毀悴積傭三年

而無知者後詔委放儉等皆出馥歎曰已爲人所
棄不宜復齒鄉里矣留任作不歸家人求不知處其
後人有識其聲者以告同郡上黨太守濮陽潛使人
以車迎馥馥自匿不肯潛車三返乃得馥

郭泰

郭泰字林宗太原人也少事父母以孝聞身長八尺
餘家貧郡縣欲以爲吏嘆曰丈夫何能執鞭斗筲哉
乃辭母與同縣宗仲至京師從屈伯一學春秋博洽
無不通又審於人物由是名著於陳梁之間步行遇
雨中一角墊衆人慕之皆故折巾角士爭往從之載

策盈車凡泰知之于無名之中六十餘人皆先言後
驗以母喪歸徐穉來弔以生芻一束頓泰廬前而去
泰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平生芻一束
其人如玉吾不堪此喻耳凡司徒辟太常趙典舉有
道皆不就以建寧二年卒于家

姜肱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兄弟三人皆
孝行著聞肱年最長與二弟仲海季江同被卧甚相
親友及長各聚兄弟相愛不能相離肱習學五經兼
明星緯弟子自遠方至者三千餘人聲重於時凡一

舉孝廉十辟公府九舉有道至孝賢良公車三徵皆不就仲季亦不應徵辟建寧二年靈帝詔徵爲掾爲太守肱得詔乃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盛明之世尚不委質况今政在私門哉乃隱身遯命乘船浮海使者追之不及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太中大夫又逃不受詔名振於天下年七十七卒于家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漢尚書玄少好學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習孝經論語兼通京氏公羊春秋三正曆九章筭術周官禮記左氏春秋大將軍何進辟玄州郡迫脅不得已而詣進設几杖之禮以待玄玄以幅巾見進一宿而逃去公府前後十餘辟並不就

任安

任安字定祖少好學隱居不營名利時人稱安曰任孔子連辟不就建安中讀史記魯連傳歎曰性以潔白爲治情以得志爲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棄我取與時無爭遂終身不仕時人號爲任徵君云

龐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

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
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
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龜鼉穴於海淵之下夕而
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
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
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
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
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
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姜岐

姜岐字子平漢陽上邳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兄居治
書易春秋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延熹中沛國橋玄爲
漢陽太守召岐欲以爲功曹岐稱病不就玄怒敕督
郵尹益收岐若不起者趣嫁其母而後殺岐益爭之
玄怒益搗之益得杖且諫曰岐少脩孝義栖遲衡廬
鄉里歸仁名宣州里實無罪狀益敢以死守之玄怒
乃止岐於是高名逾廣其母死喪禮畢盡讓平水田
與兄岑遂隱居以畜蜂豕爲事教授者滿於天下營
業者三百餘人辟州從事不詣民從而居之者數千
家後舉賢良公府辟以爲茂才爲蒲坂令皆不就以

壽終于家

管寧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靈帝末以中國方亂乃與其友邴原涉海依遼東太守公孫度虛館禮之其後中國少安人多南歸唯寧不還黃初中華歆薦寧寧知公孫淵必亂乃因徵辭還以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就寧凡徵命十至輿服四賜常坐一木榻上積五十五年未嘗箕踞榻上當膝皆穿常着布裙貉裘唯祠先人乃着舊布單衣加首絮巾遼東郡國圖形於府殿號爲賢者

胡昭

胡昭字孔明棄妻子避袁紹之命武帝亦辟昭昭自陳本志帝曰人各有志出處不同勉卒高尚義不相屈乃隱陸渾山中信行素著建安十六年馬超之亂避兵入山者千餘家飢乏漸相劫掠昭爲遜辭以解之是以盜息衆咸宗之所居部落中三百里無相侵暴者幽州刺史杜恕常過昭所居草廬之下言事論理辭意謙敬恕甚重焉太尉蔣濟辟不就正始中趙儼荀顛鍾毓黃休復等薦之上以戎車未息徵命之事且須後之後顛休與疑復薦詔訪於本州

評議侍中韋誕駁曰禮賢徵士王政之所重也古有
考行於鄉今顛等位皆常伯納言疑爲卿佐足以取
信附下周上忠臣之所不行也昭宿德耆父遺逸山
林世所高尚誠宜嘉異至熹中公車特徵會昭卒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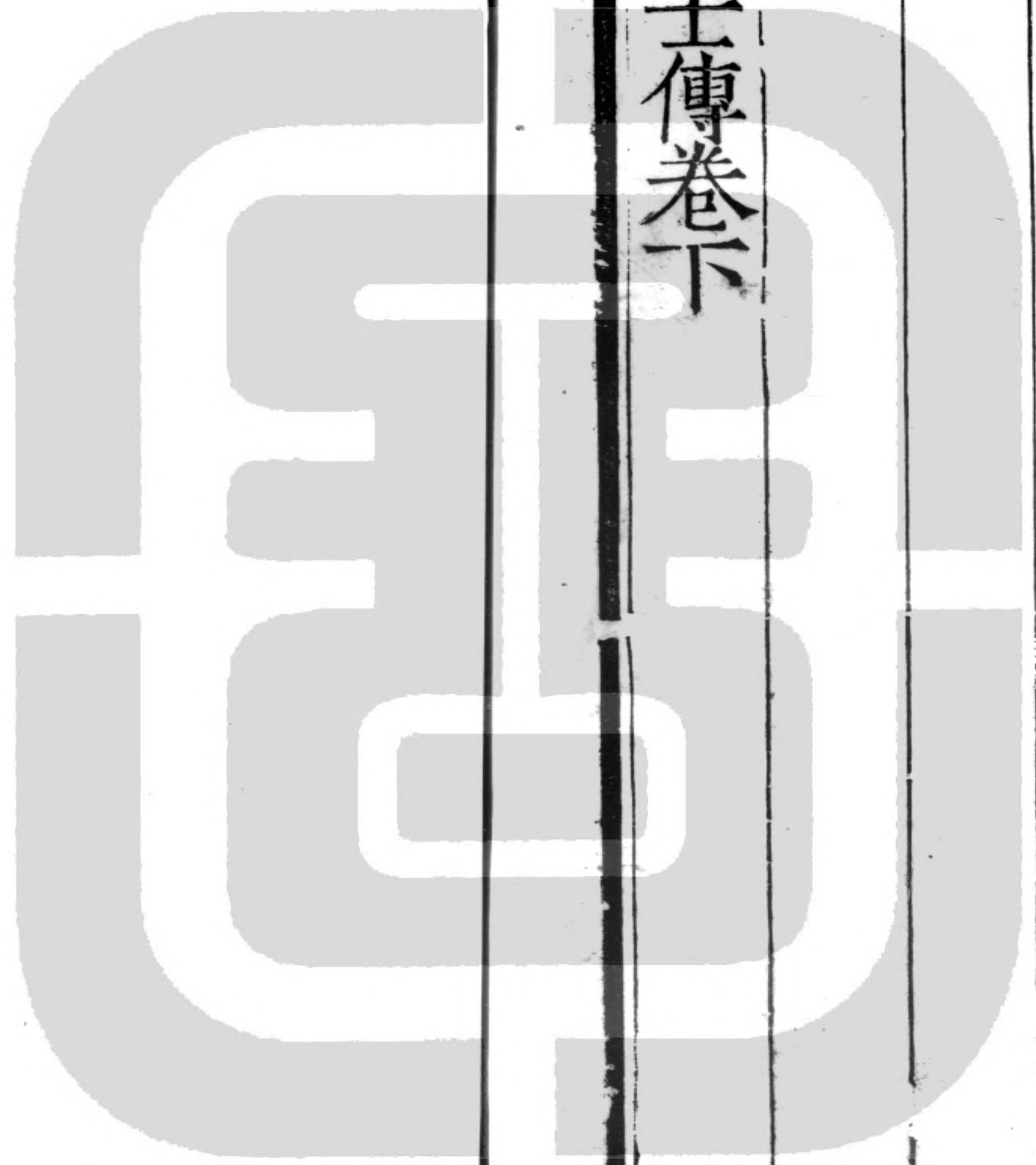
焦先

焦先字孝然世莫知先所出而生於漢末自陝居大
陽無父母兄弟妻子見漢室衰絕口不言及魏受禪
常結草爲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俱不着衣卧
不設席又無草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污背如泥滓五
形盡露不行人間或數日一食欲食則爲人借衣以

衣衣之乃使限功受值足得一食輒去人欲多與之
不取亦有數日不食時行不由徑自不與女子適口
未嘗言雖有驚急不與人語遺以食物皆不受時達
官迎見不與語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肯語
經以爲大賢其後野火燒其廬先露寢遭大雪大至
先僵卧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不以爲病人莫能
審其意度年可百歲餘乃卒

高士傳卷下

高士傳



馬

馬

